

陝西新見清朝墓誌

劉文 編著

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
秦出版社

陝西新見清朝墓誌

鍾明吾題



劉文編著

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
三秦出版社

陝西新見 隋朝墓誌

鍾明吾題



劉文編著

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
三秦出版社

序 言

陝西省文物局研究員 雒長安

吾友劉文先生年富好學，多年來迷戀金石文化，悉心收羅古代碑版拓本，用心至誠。市面每有珍品拓本出現，其必然關注備至，緊衣縮食，極力羅購。其情也真，其意也濃，擬或盤中缺佳餚，案頭不可無墨香。多年來，猶對隋唐墓誌拓本情有獨鍾，研究有素，收藏可觀。以其所藏珍拓，新編《陝西新見隋朝墓誌》，彙集近年新出關中隋代墓誌之精華，其史料價值和書法藝術價值極高，特別是為研究隋史提供了不少新資料。本書編選精到，標點認真，裝幀優美，讓人耳目一新。

有隋一代，“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也”。自大定元年（581）北周靜帝讓位於楊堅，至義寧二年（618）太原留守李淵廢恭帝楊侑而自立建唐，凡三十七年。隋文帝當年“氣調精靈，括囊宇宙”、“識量深重，有將率之略”故能“大崇惠政，法令精簡，躬履節儉，天下悅之”。隋朝雖則短命而亡於煬帝的窮兵黷武、揮霍無度，却自建國伊始結束了漢末以來長達三百六十七年之久的南北戰亂，也為此後的李唐王朝提供了很好的借鑒。文帝初創天下，尚能上裕國庫，下紓民困；中央廢九品中正，改五省六部，地方行州縣兩級，推均田，建義倉，辦科舉，肅吏治。在歷史的長河之中，隋王朝轉瞬即逝，却不無諸多耀眼之處。此後，隋朝方略，李唐承之。陳寅恪先生指出：李唐一族“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精血，注入中華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啓，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這樣纔造就了中華民族歷史上最為輝煌的唐文化。唐代的成就，正是在楊堅所創的隋帝國基礎之上構建起來的，故史家以“隋唐”並稱，不無緣由。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學術慢慢擺脫文化桎梏之後，隋唐史研究方興未艾；近年的研究成果更是連篇疊牘，每年見諸刊載論文數百篇，出版著述或達數十部之多，其中亦不乏新資料和新見解。

古代最早的墓誌，乃為臨潼秦始皇陵西側趙背戶村所見之陶文。后世雖有以陶、石、瓷、木等製作，但存世遺物主要是石刻，其餘則罕有所見。魏晉之後，石刻造像之文，碑刻墓誌之言，製作講究，遍佈域內，直至隋唐，出現了古代墓誌的高峰期。本書所刊墓誌，不少為學界所新見，自是難得的歷史資料，彌足珍貴。

著錄研究隋代墓誌，最早有羅振玉《墓誌徵存目錄》中收隋誌二百零二種，繼有王壯弘、馬成名編《六朝墓誌檢要》收隋誌三百二十餘種，吳樹平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錄隋誌近二百八十種。王其禕等所編之《隋代墓誌銘彙考》一書，無論實物或存或失，盡攬所聞所見，廣為彙集，所錄達六百四十三種之多。另有日本學者編《北朝隋代墓誌所在總合目錄·明治大學東洋史資料叢刊》，亦都各有特點。迄今發現的隋代墓誌，雖則遍及多省，實則以陝西關中和河南洛陽為中心。其原因非常明確，就是隋文帝定都在長安（大興），煬帝

時以洛陽爲東都，兩地先後是大隋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研究碑版石刻之學，當然不應忘記一代文化巨擘于右任。于先生在追隨孫中山致力於國民革命之時，苦心探究書法藝術，極力收羅珍拓名刻。一九三五年，先生經楊虎城之手將所藏歷代墓誌三百八十七方悉數捐贈西安碑林，這是陝西歷史上最爲珍貴的一批石刻墓誌，其中包括著名的“鴛鴦七誌”，這些墓誌多被收入國家文物單位。據有關資料，今西安碑林已藏有隋墓誌一百三十餘種，唐墓誌一千六百餘種。至於一些較小博物館、藝術館和大批私家所藏，應有一定數量，可惜至今尚無準確數據。

本書所收墓誌起自開皇二年“辛韶墓誌”，止於龍朔二年“任緒墓誌”，凡五十八種，盡皆精品。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近三十種未見於以往著錄，實爲首次發表，其數量占到本書之半，是一批研究隋史和隋代書法藝術新的珍貴資料。

閱讀《陝西新見隋朝墓誌》，涉及隋代諸多重要史料，如佛教文化即爲亮點之一。楊堅一生，篤信佛教，最早曾專爲其母元明皇后修建太極大寺，禮佛讀經。據《辨正論》卷三，文帝詔令全國廣修佛寺，弘揚佛法，各地建寺院達三千七百九十二處之多。爲講佛而設涅槃眾、地論眾、大論眾、講律眾、禪門眾，每眾一“眾主”講佛法。本書所錄大業十年之“大隋大禪定道場主童真灋師之墓誌銘”誌主童真法師，即爲長安涅槃眾一著名眾主。文帝、煬帝父子都曾下令修禪定寺，煬帝還敕召童真爲道場主。再如有小野妹子等倭國及高麗、新羅等鄰國所派多人來隋朝學習佛法，朝廷特召悟真寺、玉泉寺、大莊嚴寺等寺名僧爲這些留學僧講佛，把佛法推廣到東亞各國。

在中華文化幾千年歷史上，短短三十多年的隋代書法，自有其上承魏晉南北朝、下開唐代書法先河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東晉南朝傳承書法正體，以“二王”爲宗，典雅秀麗，姿態媚人；在北方，遊牧族佔領黃河流域，無視魏晉禁碑，石刻大盛，造像記文、亡人碑誌頗興，延至隋唐，所刻蔚爲大觀。唯因上石之故，刻工動刀，金石之味濃郁，自然舒展，這就當然與南朝書法相異趣。魏晉的南派和北派書法，誠如阮元《南帖北碑論》所言：“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本是南朝王派”“若歐、褚則全從隸法而來，摩崖巨石，照耀區夏，詢得蔡邕、索靖之傳矣”。虞、歐、褚諸人原隋時人，其書法與諸多隋墓誌風彩相類，這在本書中也得到很好地印證。正因爲魏晉南北朝書法藝術彙於大隋，南北書風相結合，便出現康有爲所說的隋代碑版書風“內承周、齊峻整之緒，外收梁、陳綿麗之風，故簡要清通，彙成一局，淳樸未除，精能不露”。這是隋代書法既有北朝峻拔之勢，又兼南朝柔美之姿，意趣盎然的歷史原因。

劉文先生《陝西新見隋朝墓誌》，經其悉心編排，精心點校，數月乃成。值此書稿殺青之際，以所好相同故也，囑不才爲之序，乃欣然領命。捧讀再四，反復品味，方能體會出編者多年來精心研讀隋唐歷史，多方收藏珍貴拓本之良苦用心，寒燈夜雨，風霜磨礪，實屬不易。特別是書內幾乎半數新資料的面世，無疑是學術研究一大幸事，彌足珍貴。願本書的出版，不負編者一片苦心，爲隋唐歷史研究和隋唐書法藝術的弘揚，增添新的華章。是爲序。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凡 例

一、所輯錄墓誌以其葬年時間順序排列，不確定下葬、薨卒時間者，排於朝代最後。

二、所輯錄墓誌目錄標題按誌主姓名命名。

三、錄文行款依原墓誌自然行款，以“」”表示轉行，不另外提行。平闕或缺字處不再空出。損泐不能辨識處以“□”替代。“□”中字爲編者據字形及上下文義補缺。

四、墓誌文中出現的俗字、別字、通假字和簡化字等原則上如實照錄，盡量呈現拓本原字形。如“𠂔”、“遊”、“摠”、“叅”、“曹”、“贊”、“来”等。但有的也作如下處理：

（一）祇涉及偏旁部首的俗字，如“於”寫作“𠂔”、“構”寫作“搆”、“帳”寫作“悵”、“著”寫作“箸”等，徑改爲本字。

（二）有歧義的異體字則在其後以“（）”注其本字。

五、在需作說明、註解的墓誌錄文後加案語以“[]”注其本意。

六、計量單位採用國家頒布的標準公制。

目 錄

概 述·····	1
一 辛韶墓誌 開皇二年（582）十二月十四日 ·····	8
二 尹昇墓誌 開皇二年（582）十二月二十五日 ·····	10
三 長孫璠墓誌 開皇三年（583）二月十五日 ·····	12
四 王景和墓誌 開皇三年（583）十月十九日 ·····	15
五 陸融墓誌 開皇八年（588）十一月八日 ·····	17
六 邢芳墓誌 開皇八年（588）十一月十七日 ·····	20
七 成晉墓誌 開皇九年（589）十月二十四日 ·····	22
八 成罔墓誌 開皇九年（589）十月二十四日 ·····	24
九 田閏墓誌 開皇九年（589）十二月十三日 ·····	26
一〇 耿雄墓誌 開皇十年（590）十月三十日 ·····	28
一一 梁衍墓誌 開皇十一年（591）十月二十五日 ·····	31
一二 梁衍枕銘 開皇十一年（591）十月二十五日 ·····	34
一三 長孫懿墓誌 開皇十二年（592）十月十二日 ·····	36
一四 梁彥光墓誌 開皇十三年（593）十一月二十四日 ·····	38
一五 辛瑾墓誌 開皇十四年（594）正月二十六日 ·····	41
一六 明克讓墓誌 開皇十四年（594）十月二十三日 ·····	43
一七 扈志墓誌 開皇十四年（594）十一月十三日 ·····	46
一八 劉大臻墓誌 開皇十七年（597）二月十九日 ·····	49

一九	趙明墓誌	開皇十九年（599）十一月二十三日	53
二〇	楊善籙墓誌	開皇二十年（600）四月十四日	55
二一	席淵墓誌	開皇二十年（600）八月二十七日	56
二二	范宏墓誌	開皇二十年（600）十一月十一日	58
二三	華政墓誌	隋開皇間	61
二四	華端墓誌	隋開皇間	64
二五	毛護墓誌	仁壽元年（601）三月二十九日	66
二六	鄭祁耶墓誌	仁壽元年（601）十月二十□日	69
二七	□相墓誌	仁壽三年（603）三月七日	70
二八	請世珣墓誌	仁壽三年（603）十月二十三日	71
二九	皇甫紘墓誌	仁壽三年（603）十一月十八日	73
三〇	史崇基墓誌	仁壽三年（603）十二月二十八日	75
三一	長孫行布墓誌	大業元年（605）二月二十三日	77
三二	于斌墓誌	大業二年（607）十一月二十二日	79
三三	田世珍墓誌	大業五年（609）五月六日	81
三四	李世洛墓誌	大業五年（609）十二月十六日	82
三五	陳緒墓誌	大業六年（610）正月二十日	84
三六	韋世□墓誌	大業六年（610）七月二十五日	86
三七	周良墓誌	大業七年（611）四月十八日	88
三八	楊矩墓誌	大業九年（613）三月十日	90
三九	元誠墓誌	大業九年（613）十月十四日	93
四〇	杜祐墓誌	大業九年（613）十月十五日	95
四一	釋童真墓誌	大業十年（614）三月十三日	97
四二	謝善富墓磚	大業十一年（615）四月十六日	99
四三	龐立墓誌	大業十一年（615）八月二十四日	100
四四	王子良母劉盛墓誌	大業十一年（615）八月二十四日	102

四五	于緯墓誌	大業十二年（616）正月十九日	104
四六	陸贄墓誌	大業十二年（616）五月十七日	106
四七	竇儼墓誌	大業十二年（616）七月十八日	108
四八	竇彥墓誌	大業十二年（616）七月三十日	110
四九	康公夫人王氏墓誌	大業十二年（616）九月十七日	113
五〇	包愷墓誌	大業十三年（617）正月十日	114
五一	鄭譯墓誌	唐武德五年（622）十二月十四日	116
五二	戴龍墓誌	唐貞觀八年（634）正月二十四日	119
五三	姜世遠墓誌	唐貞觀十三年（639）十月十五日	121
五四	辛慈墓誌	唐貞觀十四年（640）正月二十三日	123
五五	源伯儀墓誌	唐貞觀十七年（643）十月十五日	125
五六	尹暢墓誌	唐永徽五年（654）十二月十九日	127
五七	梁君洽墓誌	唐龍朔元年（661）十月十一日	129
五八	任緒墓誌	唐龍朔二年（662）十一月十七日	131
附圖			133
人名索引			137
墓誌基本信息彙總表			141
後記			145

概 述

隋朝是我國歷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朝代，但因國祚短促，常被連稱“隋唐”，或劃入“北朝”範圍內。僅從楊隋與北周、李唐之間的“姻緣”關係看，隋朝就處於十分重要的位置，更不必說隋承魏、北周的府兵、均田制，唐承隋的三省六部、科舉等制度了。正如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敘論中所言：“李唐傳世將三百年，而楊隋享國為日至短，兩朝之典章制度傳授因襲幾無不同，故可視為一體”、“隋唐之雖極廣博紛複，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齊，二曰梁、陳，三曰（西）魏、（北）周”。以上論說被史學家公認為對隋唐制度淵源問題的精髓卓見，隋朝的大統一和“承上啓下”的歷史地位無不對後世王朝有着深遠的影響。

隨着隋朝碑石墓誌等新資料的發現，研究視野的擴大，研究者也試圖對有隋一代進行更廣泛深入具體的探索。這方面的著述大致有：王其禕、周曉薇《隋代墓誌銘彙考》（綫裝書局，2007年）、《柔順之象——隋代女性與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片石千秋——隋代墓誌銘與隋代歷史文化》（科學出版社，2014年），虞曉勇《隋代書法史》（人民美術出版社，2010年）及日本青年學者梶山智史《北朝隋代墓誌所在總合目錄·明治大學東洋史資料叢刊》（汲古書院，2013年）等在資料彙集註釋解讀等方面進行了有益嘗試，皆具開創性質。

本書輯錄陝西關中地區二〇〇〇年以後出土的隋人墓誌計五十八種，以長安高陽原、少陵原所見為主，生活於魏、北周而葬於隋或主要活動事跡在隋而葬於唐的，誌文首行稱作隋的墓誌盡皆收錄。這批墓誌未見於他書者近三十種，無疑是研究隋史極為珍貴的資料，具有彌補隋代傳世文獻不足的作用。相對於由正史出發研究隋朝的政治、軍事、經濟和皇帝嬪妃等領域，本書可資更細微地探討隋朝社會現狀、婚姻家庭、士族門閥、喪葬禮俗、宗教思想、人才流動、互市貿易、文化藝術等各個方面。透過鮮活的個體資料，有助於綜合類比以總結歸納出普遍性的共識；通過藏埋地點等靜態展示，亦有利於探究時空轉換與歷史發展的動態變化。

一

本書輯錄的《劉大臻墓誌》《明克讓墓誌》《包愷墓誌》《梁彥光墓誌》《鄭譯墓誌》等誌主於《隋書》《北史》皆有傳記，可與傳世文獻互證互補。

“大隋故儀同三司饒陽縣開國伯劉府君墓誌”，秘書丞姚察奉令製序。誌主劉大臻，即

劉臻，入《北史》《隋書·文學傳》。《墓誌》一千五百餘字，《傳》四百餘字，且大半載劉臻的逸聞趣事。《墓誌》載“王父齊步兵校尉璫，學貫禮經……尚書令沈約爲制碑……父顯，梁雲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年十八舉本州秀才，……湘東王承制，引爲相國祭酒……梁岳陽王繼爲梁嗣，累授內書郎、太子僕內庶子”，入周爲晉公宇文護文膽，職爲中外府記室參軍，“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又爲“露門學士”。入隋，從高潁伐陳有功，爲太子楊勇所賞識，又於開皇二年從徵南朝。劉臻精於《兩漢書》之學，時人稱爲“漢聖”，有《文集》十卷行於世。唐《顏勤禮碑》載“父諱思魯，博學善屬文，尤工詁訓，仕隋司經局校書、東宮學士、長寧王侍讀，與沛國劉臻辯論經義，臻屢屈焉”。劉臻卒於開皇十六年，壽七十三。可糾《傳》“開皇十八年卒，年七十二”之誤。《墓誌》載其夫人譙郡夏侯氏，祖夏侯祥、父夏侯夔並《南史》有傳，皆南朝夏侯家族的代表人物，劉、夏侯聯姻可見譙沛集團在南朝的興盛。四子名諱亦列《墓誌》之後，訊息詳備。撰文者姚察，《南史》《陳書》有傳，南朝史學家，修史未竟，由其子姚思廉完成《梁書》《陳書》的編撰。隋朝墓誌極難見書撰者姓名，目前姚察傳世的文章不到三篇，其文風古樸，語言流暢。

“大隋儀同三司太子內舍人歷城侯明府君墓誌”，誌主爲南朝大儒明克讓，《北史》卷八三、《隋書》卷五八有傳，祖僧紹、父山賓並《南史》有傳。《傳》載“（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克讓少好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禮論，尤所研精，龜策曆象，咸得其妙”。其“起家鎮南湘東王府參軍”，入周爲麟趾閣學士，勘定墳素，經短暫外放後回朝繼任虎門學士（麟趾之變名）。因其文學造詣，入隋一直執掌圖書典籍，備問左右，與牛弘等人“修禮議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明克讓所著宏富，計有：“《孝經義疏》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卷，《集》二十卷”，惜皆散佚不傳。克讓卒於開皇十四年，壽七十三，可糾《傳》“年七十”之誤。子餘慶，位司門郎，越王侗稱制，爲國子祭酒。山東平原明氏家族，世崇佛儒，歷南朝、隋唐而不衰。本墓誌個別詞句與《劉大臻墓誌》如出一轍，文風相近，疑爲同一人所撰。

“大隋故國子監太學助教包先生墓誌”，誌主包愷，《北史》卷八二、《隋書》卷七五有傳。《傳》七十三字，《墓誌》文共計七百五十六字。包愷仁壽二年奉敕修《魏史》，大業中爲國子助教，壽五十八。可補史傳。

“隋故使持節柱國相州刺史華陽襄公梁使君墓誌銘”，誌主梁修芝，字彥光，《北史》卷八六、《隋書》卷七三有傳，傳記與《墓誌》無異，可互證。

“隋故岐州刺史上柱國沛國達公鄭君墓誌之銘”，誌主鄭譯，《隋書》卷三八有傳，《周書》《北史》有附傳。《墓誌》載“幼而篤志墳史，遊藝絲桐，備覽百家，旁該六樂”。鄭譯與劉昉矯詔立楊堅輔政，爲楊隋開國功臣，著有《樂府聲調》八篇，是我國音樂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

二

隋朝結束了南北朝分裂割據的局面，同時也標志門閥士族和望郡大族的形成，他們憑藉家族實力和地望積極參與社會變革，影響國家政治，形成利益集團，以延續家族的發展壯大。本書輯錄的華政、華端兄弟墓誌，陸融、陸贄父子墓誌，長孫璦、長孫懿叔侄墓誌，竇儼、竇彥堂兄弟墓誌，辛韶、辛瑾、辛慈等墓誌對研究家族發展、變遷乃至政治地域、集團

等極具價值。

初步統計，本書所收墓誌中顯示姓氏分佈（祇錄入頻次兩次及以上者）的大致情況如下：

辛	梁	長孫	楊	竇	鄭	尹	劉	華	李	王	史	于	田	陸	成
3	3	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可以看出，誌主來源包括隴右辛氏、梁氏、姜氏、席氏、皇甫氏、李氏，河南元氏、長孫氏、陸氏，滎陽鄭氏，京兆韋氏，弘農楊氏，扶風竇氏、遼西陽洛成氏等等。通過姓氏與地域的“對應”反映出在隋朝之前南朝“門閥士族”的興盛和北方“關隴集團”的形成，他們捆綁一體，以個人、群體出身及氏族血緣關係為支撐在官僚集權社會中互相扶持影響。至於唐初《氏族志》《姓氏錄》的著述，說明士族社會對身份、等級秩序的高度重視和認可，證明靠近政治權利中心對利益集團和個人的發展應具有更大的空間和吸引力。

三

對古代女性的關注是一個永恆話題，但專注對隋朝女性的研究仍較薄弱，隋代女性資料除史書記載的後宮嬪妃、貞節烈女以外，幾乎鳳毛麟角。新見墓誌材料為研究中古女性打開了一扇窗口，使人們可以窺探隋代女性的婚姻觀、貞節觀、審美觀、教育觀和社會地位、生活狀況等。

本書所輯錄的女性墓誌有楊素妻《鄭祈耶墓誌》、王子良母《劉盛墓誌》、康公夫人《王氏墓誌》及賀婁子幹妻《源伯儀墓誌》等，皆可看出對女性的價值取向。如《源伯儀墓誌》中“雖至改醮移天”一語似暗示其有改嫁事實，但再醮之舉在北朝隋唐並不鮮見。女性主體意識的發現與自我覺醒在整個社會意識形態、文化禮儀、風俗習慣等方面也有體現。

另外，喪葬制度裏的夫妻合葬之舉在墓誌中也有大宗反映：《辛韶墓誌》附夫人趙氏、《長孫璈墓誌》附夫人叱羅氏、繼室田氏、《王景和墓誌》附夫人戴氏、《耿雄墓誌》附夫人劉氏、《梁衍墓誌》附夫人韓氏、《劉大臻墓誌》附夫人夏侯氏、《于斌墓誌》附夫人李氏、《周良墓誌》附夫人衛氏、《楊矩墓誌》附正室鄭氏、《戴龍墓誌》附夫人信都氏、《姜世遠墓誌》附夫人游氏、《辛慈墓誌》附夫人鄭氏、《尹暢墓誌》附前夫人韋氏、後夫人王氏。以上所列夫妻合葬墓誌及姓氏大致分佈，對研究中古女性及其婚姻、家庭乃至族群間關係均是有益參考。

四

隋朝是在北朝少數民族鮮卑族政權基礎上建立的國家，北朝又是我國民族大融合大發展時期，大批邊郡胡族部落遷徙內地，參與到華夏文明進程之中，促進了民族交流融合，但許多方面仍保留着胡族印記與特徵。

鮮卑姓氏在本書中頗有體現，如賀婁子幹妻《源伯儀墓誌》。賀婁子幹來自鮮卑族，出於漠北古鮮卑族宇文部分支賀婁部。源氏屬於帝王賜改姓氏，南涼景王禿髮傉檀的王子禿髮破羌(一說王孫)國亡投奔拓跋鮮卑建立的北魏。太武帝謂：“卿與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

爲源氏”，遂賜姓名源賀，封隴西宣王。從此鮮卑禿髮破羌改稱源賀，爲源氏始祖，至今世代相傳。《墓誌》載“昔魏啓玄運，分派天潢，並興社廟，咸建王業。至於開封胙土之跡，錫姓命氏之由，可略而言。”賀婁子幹《隋書》有傳，僅載“其子善柱嗣，官至黔安太守”，而《墓誌》結尾記“夫人所生長子善柱嗣，官至黔安郡太守。次子善安，開國伯。第三子善積，銀青光祿大夫。夫人伯祖慶，隴西文王。伯祖子邕，司空、莊穆公。伯祖子恭，司空、文獻公。堂伯文宗，淮陽公”等資訊，可補正史，完善源氏、賀婁子幹家世，極具價值。源賀、源子邕、源子恭《魏書》《北史》皆有傳。

本書收錄胡姓者還有《陸融墓誌》，載“河南洛陽人，五世祖俟，魏尚書令、司徒公、東平王。祖旭，上庸宣公。父騰，周柱國、江陵等五摠管，潼州等十一州刺史，大司空、大後丞、上庸定公”。陸俟，《北史》有傳。陸騰，《周書》《北史》皆有傳。陸贖即陸融第三子。《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載：“步陸孤氏改陸氏”。姚薇元《北朝胡姓考》載“代郡陸氏，後魏除東平王陸俟……”可知此門陸氏屬於鮮卑姓。

《于緯墓誌》《于斌墓誌》稱誌主爲“于謹之後”，《官氏志》載：“勿忸于氏後改爲于氏”，姚薇元《北朝胡姓考》載“于瑾本姓万忸于氏”。

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推行漢化，拓跋氏改姓元氏，《元誠墓誌》即爲一例。北族複姓多被簡化改姓，而西魏、北周皆有賜功臣胡姓之舉。如《尹昇墓誌》載“又隋柱國乙弗貴援潁川”，乙弗貴即趙貴。

《耿雄墓誌》載“父豪，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原平縣開國公，賜姓和稽氏”。

《竇儼墓誌》誌主竇儼，《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載“此南有紇豆陵氏，後改爲竇氏”。胡姓與漢姓之間的轉化，反映了族群意識的變化與民族之間的融合。

另外，《任緒墓誌》誌主於隋代曾任“西戎互市監”，據《唐六典》載：“諸互市監，監各一人，從六品下。漢魏已降，緣邊郡國皆有互市，與夷狄交易，致其物產也。並郡、縣主之，而不別置官吏。至隋，諸緣邊州置交市監，視從第八品。副監，視正第九品。皇朝因置之，各隸所管州、府、監，加至從六品下。改副監爲丞，品第八下。光宅中，改爲通市監，後復舊爲互市監”。而隋代之西戎互市監應與鴻臚寺四方館下所設西戎使者有直接關係，《隋書》卷二八《百官志》載“初，煬帝置四方館於建國門外，以待四方使者。後罷之，有事則置，名隸鴻臚寺。量事繁簡，臨時損益。東方曰東夷使者，南方曰南蠻使者，西方曰西戎使者，北方曰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國及互市事。每使者署，典護錄事、敘職、敘儀、監府、監置、互市監及副、參軍各一人。……互市監及副，掌互市。參軍事出入交易”，可知“西戎互市監”具體執司所在。誌主任緒到任後善撫邊民，以至“戎夏兩和，內外咸仰。酋豪慴伏，息狼顧之心；遐裔肅清，罕不虞之警”，可從經濟交往和地方治理等角度反映其時邊疆政策及華夷關係。

五

本書輯錄《釋童真墓誌》誌主即“大隋大禪定道場主”童真法師。“童真”即菩薩（菩提薩埵）之意，亦泛指受十戒的沙彌。《續高僧傳》卷一二有《釋童真傳》記載：開皇十二年（592）“敕召於大興善對翻梵本”；開皇十六年（596）“別詔爲涅槃衆主”；仁壽元年

（601）“下敕令住雍州創置靈塔，遂送舍利於終南山仙遊寺”；大業元年（605），煬帝於和平坊西“營大禪定，下敕召真爲道場主”。

禪定寺始建於隋仁壽三年（603），文帝爲愛妻文獻皇后獨孤伽羅祈禱冥福所立，該寺規模宏大，占永陽、和平兩坊之東半部，總面積約六十公頃，寺內有一座高約百米的木塔，設計規劃者爲著名建築師宇文愷。隋大業三年（607），煬帝在禪定寺西爲父親文帝建大禪定寺祈福，規模建制與禪定寺完全一致，亦建有高度相埒之木塔。唐武德元年（618），因隋文帝曾自立法號稱“總持”，又呼獨孤皇后爲“莊嚴”，故改二寺名爲“大總持寺”、“大莊嚴寺”。大總持寺至唐宣宗時破敗，並於大中七年（853）被廢。現西安市雁塔區木塔寺生態遺址公園即禪定寺遺址的一部分。《墓誌》補其弟子法該之名，亦應視爲法脈傳承的重要資料。

另《戴龍墓誌》載“遊心釋典，有休法師者，明解空義。君每從容法會，探蹟玄宗。必將思入重虛，理符靈契”，可見誌主醉心釋典、與休法師探奧玄門的人生意趣。《王景和墓誌》載“深崇佛家，咸推爲大興寺邑長”。又有辛韶字“僧伽”、明克讓祖“僧紹”、于斌字“僧奴”、扈志字“須提”、梁君洽字“呵奴”等等，皆可見隋朝自上而下崇尚佛教之盛況。

六

大定元年（581）二月，北周靜帝禪位於楊堅，隋朝建立。隋立國之初戰事一直未歇，開皇七年（587）十月廢西梁國，九年（589）滅陳，始統一全國。上至大將名臣，下及黎民百姓大都經歷過集團紛爭、軍事割據、東征西伐的局面，其戰死沙場、悲壯慘烈的場面，在墓誌中多有記載，讀之令人不忘。

本書輯錄的《田閏墓誌》誌主參加了“金陵之役、蔣山之戰”，《墓誌》載“金陵之役，府公受脈帥師，先濟橫江。君親預其矢石，奮戈而進。每在前驅，挺劍衝圍。略無橫陣，彎弧矢發，不落虛弦。野戰蔣山，勳獲第一。短兵接刃，志在忘身。旦戰及星，奄然非命”。

《長孫璦墓誌》誌主參加了開皇二年（582）“易水之戰”，《墓誌》載“又以獵允內侵，搃戎薊北。而射雕之騎忽映胡桑，列鶴之兵猶屯易水。伯宗固守，雖有飛泉之異；少卿深入，終致箭盡之危。張膽不虧，銜鬚遂殞”。

《耿雄墓誌》載“武成二年，從武元皇帝征魯山”，“（保定）三年，隸柱國鄭國公破大平關”，“天和二年，隸大將軍延壽公向丹州，破小蒲川”，“其年，又隸大將軍襄樂公征庫人川，破跋幹堡”，“（武德）四年，隸延州總管大將軍始安公渡河，破齊薛王。公並轡援桴，飛鷄燧象。既以決勝爲先，且用全軍爲上。五年，從周武皇帝平晉州”，“六年歲初，追奔逐北，悉克鄴都，其年十一月，隸柱國郟國公征呂梁。吳明徹，陳之老將，甚多經略。兵戈曜日，艫艦塞江。侵犯邊垂，搖蕩疆場。公英謀一奮，水陸交兵。明徹面縛軍門，大小並爲俘馘”。

《辛瑾墓誌》載“建德七年，平齊”，“大象二年，以平尉迥功授大將軍”，“開皇二年，從衛王征突厥有功，特蒙殊錫。陳主銜壁（璧），餘妖未殄。乃命公率樓船之陣，徑指日南；勵次飛之士，直往林邑。文身剪髮，蟻聚蜂飛；帶甲持矛，抗輪舉尾。公揮戈迥進，

陷入賊營。叱吒則人馬俱驚，鼓噪則幡旗亂靡。冰離雪散，滿谷填江。四灑塵飛，蔽日丹地。開皇十一年十月十七日薨於戰場”。

《長孫行布墓誌》載“因諒出城，遂潛運機謀，拒守歸順。事卒不成，奄致摧滅。年廿八，喪於并州城內。投身徇義，為國亡軀。”

《竇彥墓誌》載“曩以晉陽構逆，攻逼黎陽。公乃散財募士，志除妖孽。令子德明應機赴援，功懋懋賞”。這兩方墓誌記載了楊諒謀反事件。

七

隋文帝立國之初，招攬人才，勵精圖治，積蓄力量，於開皇九年滅陳，實現南北統一。江南士人大批遷徙長安，與侯景之亂、江陵淪陷時遷入長安的江南士族彙流一起，形成隋朝政治文化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如《明克讓墓誌》載“起家鎮南湘東王府法曹，轉外兵叅軍事……。尋除尚書都官郎……。承制授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在周之初，入為麟趾學士，此殿墳素，所積刊定……。〔隋〕詔授太子內舍人，進爵為侯”。《劉大臻墓誌》載“起家梁邵陵王行叅軍……。湘東王承制，引為國子祭酒……。及梁岳陽王繼為梁嗣，累授內書郎太子僕內庶子……。周保定初，晉蕩公召掌記室……。〔隋〕特詔授君使持節儀同三司進爵為伯……。開皇二年王師南發，兼行軍吏部……。軍還入為東宮學士”。可以看出，明克讓、劉大臻屬較早北遷的南朝名士。《包愷墓誌》載“既而陳運告謝，長離度江……。〔大業〕二年奉敕修《魏史》……。乃復舉為國子助教”。《毛護墓誌》載“江陵淪覆，俱陷關西……。及宣皇返國，嗣保洪基……。以開皇九年陳滅入京，仍補幽州總管府叅軍事”，可見包愷屬於滅陳後北遷的南朝士人，而毛護屬於兩入長安，與顏之推情況類似，其兄毛喜善草隸書，《陳書》有傳。以上皆不失為研究江南士人舉族北入長安的絕佳資料。

八

隋朝是我國書法史上一個關鍵時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承上啓下作用，在南北文化融合的過程中，“南帖”、“北碑”，相互取長補短，妍美靈動與質樸峻峭相結合，在較短時期內完成了向“楷書”的過渡，從而使書法藝術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說“隋碑內承周、齊峻整之緒，外收梁、陳綿麗之風，故簡要清通，彙成一局，淳樸未除，精能不露”，給予隋代書法以高度評價。

隋代篆書比較少見，祇有在墓誌蓋或碑額上可以窺其風貌，其筆劃勻稱，結體豐厚謹密，體方筆圓。本書輯錄《王子良母劉盛墓誌》是一方罕見的篆書墓誌，通篇七十九字，篆書起、收筆處有挑角，帶有鳥蟲篆痕跡，行筆流暢，給人以靈動感。

《陸融墓誌》《長孫璈墓誌》《陳緒墓誌》《請世珣墓誌》誌蓋篆書皆有鳥蟲意味。《劉大臻墓誌》《釋童真墓誌》誌蓋篆書體方筆圓，厚重端莊，有漢印的味道。《辛慈墓誌》誌蓋篆書筆圓體扁。《竇彥墓誌》誌蓋篆書筆劃瘦峻，極富裝飾性。

隋代楷書總體風格峻健清秀，雄厚博大，隸意明顯。清秀者以圓筆為主，峻健者以方筆為主，方圓兼備，多姿多彩，饒有韻味。

本書所錄《竇儼墓誌》《竇彥墓誌》《陸躋墓誌》書法峻峭挺拔，骨秀妍美，姿麗勻

稱，筆法沉著勁朗，刀法鋒利，魏意明顯。

《劉大臻墓誌》《明克讓墓誌》《請世珎墓誌》《梁彥光墓誌》《耿雄墓誌》《鄭祁耶墓誌》《田閏墓誌》等書法體態方正，布白勻淨，中宮緊收，體勢偏扁，平和與險峻結合恰到好處，開歐書之先路。

《毛護墓誌》《辛瑾墓誌》《周良墓誌》書法平正溫穆，內骨外秀，起收多用圓筆，實乃虞風先河。

《尹昇墓誌》《陸融墓誌》《成罔墓誌》《辛紹墓誌》字體隸意明顯，質樸渾圓，趣味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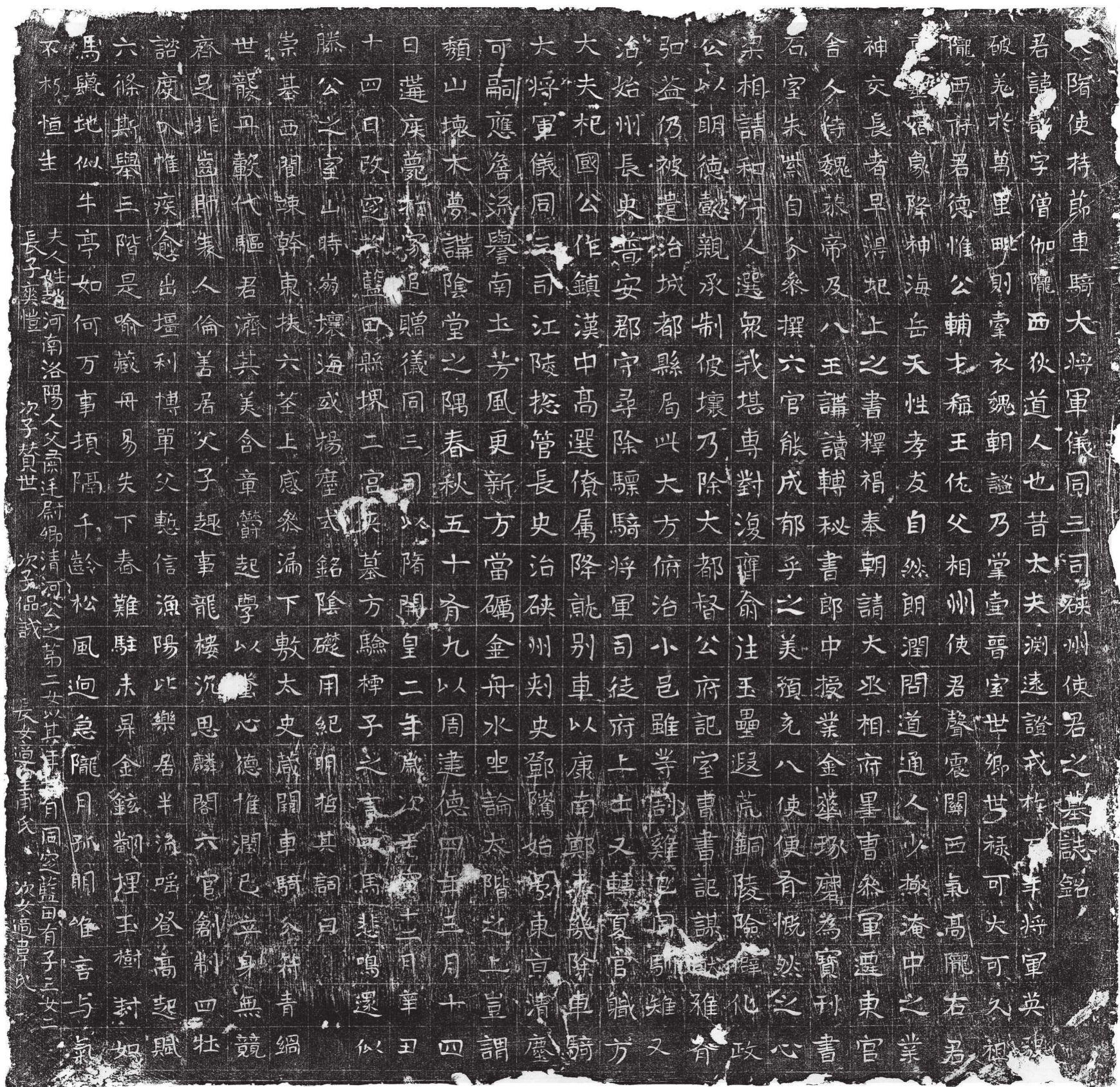
《釋童真墓誌》《□相墓誌》屬墓誌中字體較大一類，氣象清和，風神疏朗，結體略扁，收鋒藏毫，行意明顯。

《謝福善墓誌》屬於磚誌，結體寬大，質樸蒼渾。隋楷避開“呆板”一詞，基本上都有較佳表現。隋代隸書墓誌時有所見，多規矩、方整、程式化。可惜本書無一例。

以上幾方面是本書的大致內容，但願能起到導讀作用，使讀者對本書有初步瞭解，以期各位專家學者、隋史愛好者進行更深入廣泛的研究，使泛着墨香的地下石質資料，飄上隋朝歷史的天空！

編者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六日



一 辛韶墓誌 開皇二年（582）十二月十四日

北周建德四年（575）三月十四日卒，隋開皇二年（582）十二月十四日葬。誌石邊長 49.5×51.5 厘米。
誌文楷書，26 行，滿行 26 字。